

叶永烈 作序推荐



Zuichangxiaode shijiemingzhu
yuedu xilie

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

基督山伯爵

著 [法] 大仲马

美绘本

青少必读版



NLIC 2970705348

Fi
dushanbojue

吉林人民出版社

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



少年儿童图书馆
藏书章
NLIC

著◎[法]大仲马



NLIC 2970705348

基督山伯爵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 / (法) 大仲马 (Dumas, A.) 著 ; 郑世明改写.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12

(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

ISBN 978-7-206-07415-8

I. ①基… II. ①大…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8754号



Ji Du Shan Bo Jue

基督山伯爵



著 者 [法]大仲马
改 写 郑世明
责任编辑 陈亚南
责任校对 赵洪涛
设计制作 好孩子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者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总 字 数 100千字
总 印 张 10印张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6-07415-8
定 价 15.60元

序

走进图书馆，仿佛你已置身于书的海洋。书海茫茫，无边无涯。据统计，全世界一万多个图书馆的藏书多达十三亿册。

书是知识的结晶，书是思想的宝库，可是谁都无法读遍所有的图书。对于青少年来说，面对众多的图书，最好的读书方法是细读其中的精华——名著。



时间如同大浪淘沙，冲走平庸，留下精华。名著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不论放在哪一个年代，放在哪一个国度，都是熠熠生辉的金子，经久不衰。名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永恒的艺术魅力，是人类代代相传的传家宝。

我小时候是一个读书迷。我当时读过的许多名著，使我获益匪浅：不论是《鲁滨逊漂流记》所描述的荒岛上的艰难生活，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的顽强毅力，都增添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读了《海底两万里》和《八十天环游地球》，给我插上科学幻想的翅膀，漫游未来世界：我被《福尔摩斯探案集》那扑朔迷离的案情深深吸引之余，又从中懂得了一定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可以说，名著使我受益无穷。

我惊讶地发现，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其中大部分名著都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不过，这套书比我小时候读过的名著原著更加适合小读者：一是对名著进行适当的删繁就简和加工，变得更加简明：二是配上诸多精美的插图，做到图文并茂，大大提高了阅读的趣味性。

这套“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一定会受到小读者的欢迎，帮助小读者从小就从世界名著中汲取丰富的精神滋养。

曹永刚

2010年11月27日于上海“沉思斋”

导读

1815年2月底，法老号远洋货船年轻的代理船长邓蒂斯回到马塞港。老船长病死在途中，他曾托邓蒂斯把船开到一个小岛上去见囚禁中的拿破仑。拿破仑委托邓蒂斯带一封密信给在巴黎的亲信。

他没有想到，一场厄运正在等着他。在货船上，当押运员的腾格拉尔一心要取代邓蒂斯的船长地位，邓蒂斯的情敌——弗尔南多对他又嫉妒又痛恨。结果两个人勾结到一起，弗尔南多把对邓蒂斯的一张告密条送到了法院的手中。5月，正当邓蒂斯举行婚礼之际，他被捕了。审理这个案子的是代理检察官维尔福，他发现密信的收信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为了确保自己的前途，他宣判邓蒂斯为极度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投进孤岛上的死牢。

邓蒂斯在死牢里度过了14年的时光。有一天，他突然听见有人在近旁挖掘的声音，原来是隔壁牢房的老神甫在挖地道，却因为计算错误，地道的出口挖在了邓蒂斯的牢房。两人相遇后，老神甫帮助他分析了他的遭遇，邓蒂斯开始意识到陷害自己的仇人是谁了。在神甫的教传下，邓蒂斯还学会了好几种语言，并得知了一个秘密：在一个叫做基督山的小岛上埋藏着一笔巨大的财富。

老神甫病死了。邓蒂斯灵机一动，钻进了装着神甫尸体的麻袋中，结果狱卒将他当做神甫扔进了大海。邓蒂斯用刀划破麻袋，游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次日，一只船救了他。他找到宝藏，成了一个亿万富翁，开始复仇。

导读

在复仇之前，邓蒂斯决定先要报恩。法老号的船主曾在邓蒂斯落难时为他四处奔走，还照顾过邓蒂斯的父亲。后来他破产了，绝望当中，他准备自杀。邓蒂斯知道之后，替他还清了债务，送给他女儿一笔优厚的嫁妆，还送给他一艘新的法老号。

邓蒂斯回到了巴黎。他化名为基督山伯爵，身份是银行家。此时，维尔福是巴黎法院检察官，腾格拉尔成了银行家，弗尔南多成了伯爵、议员，三人都飞黄腾达，地位显赫。

基督山伯爵的首要目标是弗尔南多。他使得弗尔南多名誉扫地，狼狈不堪。弗尔南多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正遇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离家出走——一个去乡下隐居，一个去投军，在极度害怕与绝望之下，开枪自杀了。

基督山伯爵的第二个仇人就是腾格拉斯。腾格拉斯窃取了济贫机构的500万法郎逃往意大利。途中，他落在了基督山伯爵的强盗朋友的手上。他们先把他饿得半死，然后以10万法郎的高价向他出售一顿饭，直到把他的500万法郎全部都榨光。腾格拉斯饱受折磨和惊吓，头发全白了。

基督山伯爵最大的仇人是维尔福，他用更残忍的手段全面摧毁了维尔福的一切。在巨大的打击之下，维尔福疯了。

基督山伯爵大仇已报，他深深地感谢上帝。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他离开巴黎，同收养的阿里总督的女儿海黛远走高飞。



目录

第一章	归来	1
第二章	父子	8
第三章	阴谋	12
第四章	婚宴	15
第五章	入狱	19
第六章	逃狱	31
第七章	宝藏	35
第八章	报恩	41



目录

第九章 绑票	47
第十章 来宾	53
第十一章 贷款	58
第十二章 惊马	63
第十三章 宴会	69
第十四章 海黛	76
第十五章 夜盗	84
第十六章 审问	88





目录

第十七章 挑衅	93
第十八章 决斗	100
第十九章 婚约	111
第二十章 毒药	115
第二十一章 开庭	122
第二十二章 离开	128
第二十三章 宽恕	134
第二十四章 希望	141



第一章 归来

我们的目光集中在19世纪初法国的马赛港。马赛在当时是法国的大城市之一，著名的港口。

在马赛，一艘大船的进港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像法老号这样的大船，船主是本地人，船又是在佛喜造船厂建造、装配的，因而就特别引人注目。现在，圣·琪安海岛的平台上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1815年2月24日，瞭望塔打出了信号，三桅帆船法老号到了。它是从士麦拿出发，经由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

尽管法老号扯起了三张主桅帆，但它驶得非常缓慢，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岸上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会有什么不幸的事。不过，那些航海行家们一眼就知道，假如的确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一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它并无丝毫失去操纵的迹象。

现在，法老号正敏捷地通过马赛港狭窄的甬道进口。在领港员的旁边，有一个青年正在动作敏捷地打着手势，他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船的每一个动作，重复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岸上看热闹的人中弥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其中有一位忍耐不住了，他等不及帆船入港就跳进了一只小艇，迎着大船驶去。那只小艇在大船到里瑟夫湾对面的地方时便靠向法老号。

大船上的青年人从领港员身旁离开，来到了船边。那是一个身材瘦长的小伙子，年龄大概有十九岁左右的样子，有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极其镇定和坚毅的感觉，这确实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但若是考虑到他的丰富经历，这就很好理解了。

“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那个青年说，“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我们勇敢的莱克勒船长。”

“先别管这些，货呢？”

“货都安全，莫雷尔先生，那方面我想你是可以满意的。但可怜的莱克勒船长——”



“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

“他死了。”

“掉在海里了吗？”

“不，先生，他是得脑膜炎死的，临终时痛苦极了。”说完他便转身对船员喊道：“全体注意！准备抛锚！”

船主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事情怎么发生的？”

“先生！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莱克勒船长曾和那不勒斯港督交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他就觉得头极不舒服。二十四个小时后，他就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

“邓蒂斯，你知道，”船主说道，“我们都是凡人，都免不了一死，老年人终究要让位给青年人的。”

不错，这个年轻人就叫邓蒂斯，现在他已经是这条船上的领导者了。

船主没再说什么，抓住了邓蒂斯抛给他的一条绳子，以水手般敏捷的动作爬上船边的弦梯。

邓蒂斯去执行他的任务了，把船主和那个他称为腾格拉尔的人留在了一起。

腾格拉尔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天生一副对上谄媚奉承、对下轻视无礼且不讨人喜欢的面孔，在船上担任押运员。

这些船员们都憎恶腾格拉尔，却爱戴善良、正直的爱德蒙·邓蒂斯。

船主把眼光盯在了正在指挥抛锚的邓蒂斯身上，“在我看来，腾格拉尔，一个水手要干得很内行，不必如同老海员才行，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邓蒂斯，完全可以称职了。”

腾格拉尔说：“是的，他很年轻，而年轻人总是自视甚高的，船长刚去世，他竟独揽指挥权，对下面发号施令来，而且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没有直航马赛。”语气中透露着一丝仇恨。

莫雷尔说道：“这理应是他的职责，起码他是船上的大副。至于在厄尔巴岛耽

搁了一天半的事，是他的错，除非这只船有什么故障。”

“这只船和你我的身体一样，毫无毛病，莫雷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全是因为他要到岸上玩儿，别无他事。”

“邓蒂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那青年，“到这儿来！”

“等一下，先生，”邓蒂斯回答，“我就来。”然后他对船员喊道，“抛锚！”

锚立刻抛下去了，铁链发出哗啦啦一阵响声。虽有领港员在场，唐太斯仍然恪尽职守，直到这项工作完成，才喊“降旗”，把旗降在旗杆半中央。把公司的旗也降一半致哀，“看，”腾格拉尔说，“他简直已自命为船长啦。”

“嗯，事实上，他的确是了。”船主说。

“不错，就缺你和你的合伙人签字批准了，摩斯尔先生。”

“那倒不难。”船主说，“不错，他很年轻，但依我看，他似乎可以说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

腾格拉尔的眉际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经停妥，我可以听的您吩咐了。刚才是您在叫我吗？”

腾格拉尔向后退了一两步。

“那么，小伙子，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泊，耽搁了一天半时间呢？”

“我也不十分清楚，我只是在执行莱克勒船长的命令。他在临终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波拿巴元帅。”

“那么你见到他了吗？”

“见到了，他看上去还不错。”

“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问了我一些关于船的事！他说：‘我了解他们！莫雷尔这个家族的人世代代都当船主。当我驻守在瓦朗斯的时候，我那个团里面也有一个姓莫雷尔的人。’”

“太对了！一点儿不错！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莫雷尔，他后来被提为上尉。你一定要去告诉我叔叔，说陛下还记得他！”

说完，他慈爱地拍拍邓蒂斯肩膀，然后继续说：“邓蒂斯，你是应该执行莱克勒船长的命令。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件事情被人知道的话，你就会受连累的。”

“可是我根本连带去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而陛下所问及的，又是一般人所常问的那些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部的检查员来了。”说完，那青年人就向舷门那边迎了过去。

腾格拉尔赶忙凑到莫雷尔身边说道：“他已拿出充分的理由来向您解释他为什么在费拉约港靠岸的原因了，是吧？”



“是的。”

“哦，那就好，”腾格拉尔说，“看到一个同伴儿工作上不能尽责，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邓蒂斯是尽了责的，这次耽搁是按莱克勒船长的吩咐做的。”

“那么，先生，邓蒂斯没有把一封他的信转给你吗？”

“给我的信？没有呀。有一封信吗？”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外，莱克勒船长还另有一封信托他转交的。”

“你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腾格拉尔。”

“就是邓蒂斯在费拉约港留下的那包东西呀。”

“你怎么知道他曾留了一包东西在费拉约港呢？”

经船主这样一问，腾格拉尔的脸顿时涨红了，他说：“那天我经过船长室门口时，那门是半开着的，我便看见船长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了邓蒂斯。”

正在这时，邓蒂斯已经忙完回来了，腾格拉尔便溜走了。

“喂，邓蒂斯，没事了吗？”船主问。

“一切都安排妥了。”

“那么你愿意和我一起
去共进晚餐吗？”

“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我得先去看看我父亲。但对你的盛情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嗯，”邓蒂斯犹豫了一下问道：“你知道我父亲的



近况吗？”

“我相信他很好，我亲爱的爱德蒙，不过最近我没见到他。”

“是啊，他老爱把自己关在他那个小屋里。”

“但那至少可以说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的日子还过得去。”

邓蒂斯微笑了一下。“我父亲是很要强的，很要面子，先生。即便是他饿肚子没饭吃了，恐怕除了上帝以外，他不会向任何人去乞讨的。”

“那么好吧，你先去看你的父亲吧，我们等着你。”

“我恐怕还得再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因为我看过父亲以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一下。”

“真是的，邓蒂斯，我怎么给忘记了，还有一个人焦急地期待着你呢。”

邓蒂斯的脸红了，“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先生。”

“船长临终前，没有托你交一封信给我吗？”

“他当时已经根本不能动笔了，先生。不过，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我还得向你请两星期的假。”

“是去结婚吗？”

“是的，先是去结婚，然后还得去巴黎。”

“好，你就离开两个星期吧，邓蒂斯。你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因为法老号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

“没有船长？”邓蒂斯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禁问道：“您真要任命我做法老号的船长吗？”

“是啊！”

“啊，莫雷尔先生，”青年水手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紧握住船主的手喊道，“我代表我父亲和美塞苔丝谢谢你了。”

邓蒂斯愉快地离开了港口。腾格拉尔也在用自己的目光遥送着他，只不过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愤恨和不平，此外，还能够看出，他并没有对付这个青年的办法。

第二章 父子

善良、正直的邓蒂斯哪能预料到别人对他的嫉妒，此刻，他正奔跑在回家的路上，他恨不得马上就看到自己的父亲。毕竟，他们已经分开好一阵子了。

邓蒂斯顺着诺埃尹街转入梅兰巷，走进了靠左边的一个小房子里。他一手扶着栏杆，急急地奔上了四层楼梯。

在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前，邓蒂斯停了下来，邓蒂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房间里。此时，老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返航回到了马赛，他正踩在一张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指在窗口绑扎牵牛花和萎草花。突然，他觉得一只手臂拦腰抱住了他，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喊起来：“父亲！亲爱的父亲！”

老人惊叫了一声，转过身来，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就颤巍巍地脸色惨白地倒在了他的怀抱中。

“您怎么啦，我最亲爱的父亲！你病了吗？”邓蒂斯吃惊地问。

“不，不，我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不，我没想到你回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样突然地看见你太让我激动了——天哪，我觉得我都快要死了。”

“高兴点儿，亲爱的父亲！是我回来啦，我们现在要过快活的日子了。”

“难道你会永远不再离开我了吗？过来，快告诉我你交了什么好运了？”

“愿上帝宽恕我，我的幸福是建立在另一家人丧亲的痛苦上的，但上帝知道我并不是自己要这样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实在无法装出那种悲哀的样子。父亲，我们那位好心的船长莱克勒先生死了，承蒙莫雷尔先生的推荐，我极有可能接替他的位置。你懂吗？父亲，想想看，我二十岁就能当上船长，薪水是一百金路易（法国金币名），还可以分红利！这可是像我这样的穷水手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呀。”